

性情女人

情殇纠葛

成熟男人

计深比拙

连环圈套

悲欢离合



心语如兰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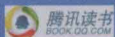
我是你的谁

Wo Shi Ni De Shui

我是你的谁，你是我的谁，谁又是谁的谁

人性的丑陋与狭隘，造就咆哮的感情被利益终结

爱情，在这浮躁的怪圈里究竟居于什么样的位置
越爱越崩溃，抓狂的虐恋，痛彻心扉



腾讯读书、新浪读书、搜狐读书网站联袂推荐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HUNAN JUVENILE & CHILDREN'S PUBLISHING HOUSE

心语如兰 著



我是你的谁

Wo Shi Ni De Shui



CNS
PUBLISHING & DESIGN
中国出版集团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HUNAN JUVENILE & CHILDREN'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是你的谁 / 心语如兰著. —长沙: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1. 8

ISBN 978-7-5358-6924-1

I. ①我… II. ①心…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47211 号



责任编辑: 龚军辉

出版人: 胡 坚

总 策 划: 李重九

总 编 辑: 熊 忠

策 划 人: 魏 斌

策划统筹: 汤文培

选题策划: 涂德毅

质量总监: 郑 瑾

视觉设计: 廖 畅

封面摄影: 小 凯

出版发行: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地 址: 湖南省长沙市晚报大道 89 号

邮 编: 410016

电 话: 0731-82196340/82196334 (销售部)

82196313 (总编室)

传 真: 0731-82199308 (销售部)

82196330 (综合管理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市长安律师事务所长沙分所 张晓军律师

印 刷: 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mm × 1000 mm 1/16

印 张: 14

版 次: 2012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4.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质量服务承诺: 若发现缺页、错页、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 可直接向本社调换。

服务电话: 0731-82196362



目录

第一章	春天的邂逅·····	001
第二章	私密鉴定·····	020
第三章	佛鬼两难辨·····	034
第四章	盛夏故人歌·····	051
第五章	淋湿的心·····	061
第六章	途经幸福·····	079
第七章	隔河观望·····	094

第八章	悲喜经纬·····	110
第九章	秋日私语·····	127
第十章	浓云密布·····	144
第十一章	幸福的底牌·····	162
第十二章	蓦然回首·····	176
第十三章	等待救赎·····	191
第十四章	我是你的谁·····	209



头所有的钱，加上我父亲给我攒的陪嫁钱，都用来交了首付。月供需要两个人共同承担，按揭合同里我们的还款期限是15年。我们已经交了三年，如果中途停止，银行会起诉法院要求我们还款，还不了款的，他们会拍卖这套房子。拍卖所得补偿完银行贷款和有关税费及诉讼费后，还有多余款我才可以拿到全部或部分首付款。我不能任事情发展到那样的地步。

“我很爱你，可你太要强了，女人不应该这样。”这是安昔扬送给我的最后一句话。

我是太要强了，他走后我还是这样。现在这套房的月供，加上高昂的物业管理费等，让我支撑得疲惫不堪，可我挺了下来。我父亲很快就会到这里来了，他的身体越来越差，我不能让他再为我受任何打击。我要让他知道，他的女儿在这个城市里生活得很好，足以给他养老。

只是到父亲来的时候，我得为安昔扬的消失找个很好的借口。因为这里有关安昔扬的所有东西都被他带走了，甚至连那个小小的指甲剪。男人绝起情来，真让人瞠目结舌。

本以为我这儿没有他的痕迹了，却不料，他的照片还在我的关机画面上。那天开机我删掉他的照片后，把手机远远地扔了出去。后来想想再买手机还要花钱，就又悻悻地又捡了回来。以后关机时我没人可以惦念，也就没有再注意过，直到今天，关机画面上他的照片，让我明白了想要把一个人彻底清除出你的世界，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

“他很骄傲，是你喜欢的类型吧？”贺初一举了举手机。

“那你喜欢的类型又是怎样的？”我避开了问他。

贺初一把身体倾了过来，盯着我的眼睛看：“就是你这样的，全面的，正版的……”

我不喜欢被人像猎物一样观察。这个贺初一，他的侵略性太强了，要是以前在我的印象中会为他加上十分，可现在不行了，在我没有足够的安全感之前，他



的亲近，反而把我们的距离越拉越远了。

我起身给他续水：“我朋友上小学的女儿，有天笑嘻嘻地给我出了一道脑筋急转弯：阿姨，有个地方我可以坐，我妈也可以坐，但你就是不能坐，你知道是哪儿吗？哈，我居然猜不出来！”

贺初一在沙发上拧动了一下身体，退回到刚才坐的位置，他饶有兴趣地问：“答案是什么？”

说到答案，我不由轻笑起来：“我自己的腿！”

贺初一纵声大笑。

“很好笑吧？”我笑意盈盈，“原本觉得智慧是我最大的杀手锏，没想到我却被一个小丫头给镇住了。你说，我这样一个胸部平平，姿色平平的笨女人，怎么就入了你的法眼呢？”

贺初一飞快地挥了一下手，不让我再说下去：“首先，我喜欢正版的女人，因为有真实感。你没有整容，甚至没有化妆，这很难得。整容术和化妆品对女人而言是信心，对男人而言是幻觉，但人的幻觉和直觉存在很大的差异。我相信我的直觉，我也喜欢我的直觉。”

他在说直觉。“相信直觉的人都是相当自信的人，曾经我也是。”我冷笑起来。

“符莱，别一副历经沧桑的样子。男人，你不就是经历了一个安昔扬吗？真见鬼！他竟然把你的自信弄没了！”贺初一把水杯重重地墩在了茶几上。

有水洒了出来。我趁机站起来忙着收拾去，视他不见。

我不必这么夸张的，但我累了，不想再和他说下去。我也没有必要和他讨论有关自信之类的问题。我和贺初一有的，无非只是一场春天里的邂逅。既是邂逅，就该有明显的始和终，他该识时务地从我的生活中离开。

我的举动，其实已经在下逐客令了。

贺初一当然看得出来。但他说着抱歉，却没有抱歉的意思，甚至，没有一点儿尴尬。

他又和我东拉西扯了一会儿，我反应淡漠。

他终于说要走时，沉吟了一下：“符莱，我想不管你经历了什么，你都应该是个保持激情飞扬的女子，而不是祈祷福气到来的庸俗女人。”

我又在心里冷笑了。对于我，他才了解多少？

默不作声地送贺初一到门口。他出门后却又转过身来，一字一顿地说：“符莱，我真的有直觉，你就是为我量身定做的！”

这就是他说的喜欢的类型？全面的我？这回，我毫不留情地当他面把门摔上了。

过了很久，我都没有听到下楼的声音。

贺初一到底想要干什么？那天他送我回家，我都已经说过谢谢了。

说过谢谢，我和他应该扯平了。我想他那样身份的男人，不会等我回报什么物质礼物吗？那样他也太看轻自己了。

终于，贺初一下楼去了。

怎么搞的，刚才我的举动竟然那么不礼貌？也许这就是惊弓之鸟的本能反应。

之后很多天，贺初一都没有再和我联系。我又恢复了平静的日子。

每天还是早起赶着到公司上班，做着兢兢业业的小职员。中午和大家一起叫外卖，边吃边听季欣羽他们八卦。下午下班到晚上临睡之前，是我最害怕的时段。那些有关安昔扬的往事，如影随形。

可奈何相思似海深，旧事如天远。对他，我是越来越想不明白了。

我知道，钻牛角尖是不可取的，纵使泪滴千千行，也只能更使人愁断肠。我得找个突破口走出去。

季欣羽热衷的户外驴友活动，使她的情伤慢慢痊愈。每个人对于伤痛的有效治疗方式是不一样的，欣羽说她采用的这种方式是可以通用的。

我想，她的这种方案，至少是可以借鉴的吧。那些时时处于惊险刺激中，前途未卜，挑战体能极限的活动，应该能消耗掉人的杂念。

可我暂时不想融入到人群当中。我需要有自己的独立空间。于是每天下午，



我都一个人远远地往市郊去，我想找到一块儿适合自己呆着的地方。

后来，我终于找到了。那是连接城乡的一片低缓的土岗。土岗上肆意长着各种树木，树下杂草丛生，野花繁盛。

我喜欢这里的安静，那些野生的树木花草，仿佛就是一道天然的隔音墙，把人类文明的大马路上那些车水马龙的喧嚣全部隔离开来。

靠在一棵泡桐树上，风中有淡淡的香味飘浮过来。我仰起头来，哦，现在是泡桐的花季，那些淡紫色的花儿，正努力成串地向天空吹着小喇叭。

“到我们结婚的时候，不要这么俗套，我要穿长袍马褂，骑高头大马，你呢，凤冠霞帔，搭盖头，坐花轿，咱请一班最好的唢呐，让那欢快的喇叭一直吹到咱们——夫妻对拜——进入洞房……”季欣羽结婚那天，安昔扬一边向来敬酒的新婚夫妇举杯，一边和我咬着耳朵。

“嗨，你们俩说什么呢？要不趁大伙都在，司仪也在，也给你们宣布成婚吧？”浓妆婚纱的季欣羽扑闪着板刷一样的假睫毛问。

“太没创意，太没创意了，要宣布，至少也得是当场换新郎这样的……”安昔扬的口无遮拦大家是早就知道的，可他的这句话，还是让很多人变了脸色，包括季欣羽的老公。

“开玩笑没这么过分的！”我狠狠地掐了他一下，陪了笑脸出来：“昔扬喝多了，我们先走一步。”

那天回去时，我和安昔扬吵了一路，季欣羽的老公是小心眼，她早就和我们说过多遍了，可偏偏这个安昔扬这天又成了不长心眼的，不知道这回要给季欣羽惹下什么麻烦呢！

那天过后，看起来倒也风平浪静。谁曾想平静的海面下，却是汹涌的漩涡！一年后从季欣羽频繁带伤来上班，到最后宣布离婚搬出锦绣花园，我每天过得胆战心惊，总觉得我的生活，哪天也会发生什么翻天覆地的变化。

果然，安昔扬很快以一夜暴富的转变，把我逼出了他的生活……

一阵风吹过，有朵泡桐花被吹落，擦着我的脸掉下，我回过神来。

我都胡思乱想些什么啊？安昔扬已是往事了。

该过去的总是要过去的，就像这泡桐，花开也花落，如果命中注定如此，又何必耿耿于怀？时间不早了，我该回去了。

安静的夜晚，手机来电声那么突兀。有多久了，我的手机都没有在夜晚响起过。我的家，连我这个人，早已是被人遗忘的角落了。

“我。贺初一。”

“哦。”

“在干什么？”

“呵，附庸风雅，吟词呢。”

“我有幸听吗？”

“……谁伴明窗独坐？和我影儿两个。灯烬欲眠时，影也把人抛躲。无那，无那，好个彷徨的我！”

“要是愿意，上来坐坐吧。”楼下，那个站车门边的白衬衣男子，闻听向上看过来。

正是贺初一。纯白的衬衣，挺直的西裤，一张很男人的脸。

“喝点什么？水？啤酒？你只能二选一。”上来了就是客，我得好生招待才是。

“啤酒吧。”他倒也干脆。

好吧。

和贺初一碰了碰杯子，我开始闷声喝酒，一杯接着一杯。有几次他想阻止我，我都不耐烦地把他的话给堵住了，没让他说出来。今天，他就是个陪酒的客。

“符莱，你喜欢词？刚才的词，是你自己做的吗？”他找着话说。

“不是。这里的。”我伸直了胳膊，指了指沙发上撂着的书，《宋词三百首》。

“哦。再吟些听听吧。”

“好啊，你这个要求我能满足，不过你不要得寸进尺，小女子我是卖艺不卖身。”几杯酒下肚，我已经晕了。心情不好的时候，酒量也是锐减的吧？



呼啦啦地，我把书翻得很响。没办法，手有些不听使了。

“听好了啊，这什么，《诉衷情》。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州……”

念着泪空流，我的眼泪倒是实实在在地流了下来。

“让你见笑了，我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没出息了？”吸着鼻子，我抓了纸巾来擦脸。

“怎么样贺总，还算声情并茂吧？”把书扔掉，我歪在沙发上，没办法，坐不稳当了：“你怎么着也得给俩赏钱儿吧？”我笑嘻嘻地问他。

贺初一把胳膊支在腿上，搓着脸，老半天没有说话。

“曲终人散吧。今天的表演到此结束，感谢各位观看，谢谢，咱们下次再见。”我站起来想要做出优雅的弯腰谢礼姿势，一下没站好摔到了地上。

贺初一慌乱地要拉我起来，我摆摆手：“你走吧，我躺一会儿就清醒了。”

“你本来就是清醒的！只是你自己不愿意清醒罢了！”贺初一气恼地把我掬在地上：“你要闹到什么地步才算完？你再闹，你的安昔扬就回来了？”

“哈哈，贺总，你真希望他回来吗？”以为我不知道他心里盘算的什么？“趁他没有回来，你就要了我的臭皮囊吧。”我拉住了他。

我的手，被贺初一紧紧地握住了。他的手心里都是湿濡的汗，这让我感觉很不舒服，我几次想要甩开他，都没有成功。

“地板上太凉了，小心感冒，起来吧。”贺初一像哄孩子一样说着，把我连拉带抱地搬到了沙发上。

“在这儿躺一会儿，别闹了。”他把大手掌盖在我的脸上，轻轻地压了一下我的眼皮。

没有吊着的水晶粒在我眼前晃动，没有想像中的宽阔的大海，不需要心理医生的专业诱导，贺初一的声音，在关掉了全部灯具的屋子里，就有着难以抵挡的催眠功力，让人沉陷。我闹够了，累了，我要睡了。

一觉醒来，天已微明。我的身上盖了沙发巾，而衬衣西裤的贺初一，靠在我对面的沙发上，睡得酣畅。

我和他，终究昨夜无故事。

倒了杯水，轻轻地坐下来，我要细细打量这个贺初一。从我们认识到现在，要我闭上眼睛说他什么样儿，我还真是说不出来。我对他，有的只是印象。

贺初一真是警觉，没等我看他，他自己倒先睁开了眼睛：“干什么？”

呵，我笑了起来：“欣赏你呢。自己出众很重要，欣赏别人更重要。”我又恢复了在人前没心没肺的样子。

他苦笑了一下：“在你眼里，我又是怎样一副臭皮囊？”

这个贺初一，他还真是记仇哦，他觉得昨晚我对自己的自轻自贱，其实也就是对他的轻贱吧。

小区的早晨苏醒了，楼上楼下都渐渐有了动静。

我不想一大清早起来就让人别扭，新的一天刚刚开始呢。“贺总，你还别说，你嘛，还真就是个事业有成的老总模样！你说你，天庭饱满，地阁方圆，四方阔口，豹眼圆睁，鼻如悬胆，目似朗星。端的一个好相貌！”

父亲爱听评书，我小时候有意无意间也听了一些，在儿时的我看来，能够摇头晃脑、铿锵有力地说出那些话来，就叫口若悬河了。

贺初一大笑，他搓了搓自己的脸后，冲我连连点头：“符莱，我喜欢这样的你。”又说什么喜欢！

“好了贺总，你是大忙人，别误了你生意，赶紧的，我请你吃早饭去吧。”我可真是糗大了，让他两次见识我醉酒的模样。这样丑陋的我，他总说什么喜欢？！

贺初一哼了一声：“你的逐客令，就这样随时挂在嘴边吗？”

在聪明人面前，辩解只会此处无银。于是我无语地陪他坐着。

客厅音箱上的闹钟响了起来。这是提醒我，必须上班走了，否则就会迟到。迟到的后果，是我的薪水会比温度计还要灵敏地减少。我现在想要的，是薪水的直线上升，这条线上去了，我的压力线才会下降。



“你从哪儿淘来的这些小玩意儿？”这个贺初一还真是好奇心强，我这边着急怎么和他说要走，他居然被我的小闹钟吸引了！

那是个胖乎乎的小闹钟，短短的两条腿，两边有可以随着振动夸张颤动的卡通小翅膀。

“网上淘来的。对了，我送你吧，感谢你昨晚……”感谢他昨晚陪我吗？这么说是不是有些暧昧？

“哈哈，行，我接受它做为我的陪护费！”贺初一不客气地把小闹钟接了过来，“哟，到点儿了，我们走吧。对了，我今晚继续陪护吗？”

我不喜欢贺初一这样富于侵略性的男人。曾经的安昔扬是这样，这样的男人已经让我受伤受够了。

“不必了。我又不是每晚都会喝醉。”把门锁好下楼，出了单元门我走得飞快。我真快迟到了。

贺初一开了车追着叫：“我送你。”

难道他真不明白，我们俩，仍然只是陌生人？我拦了辆出租。

后视镜里，贺初一下了车，扶着车门望着我远去。

呵，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刚让贺初一从我的视线里远去消失，他的大幅照片就又显摆在我面前。

这是一张晚报，本想用于解决午餐时垫在工作台上的，没曾想贺初一似笑非笑地在报纸的显要位置上翘着嘴角。

“嗨，本市十大杰出青年候选名单啊？”不知道什么时候，季欣羽托着快餐盒站到了我身后。

她的话一下吸引了好多人过来看热闹，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着，吵得我头晕。我把位置让给欣羽，借口倒水喝走开了。

等过了好一会儿我回来，他们的话题还没有结束，恰好说到贺初一。

我都怀疑这些八卦精们，从哪里得来的那么多小道消息。什么贺初一是个遗

肚子啦，他妈妈为把他养大给人做了很多年保姆啦，什么贺初一是个冷血动物啦，可能尝尽人情冷漠世态炎凉所以对谁都不亲近啦，什么喜欢他的女孩子很多啦，但他从来不向外公开谁是他的女朋友啦。

“打住打住！”季欣羽举着筷子示意大家别吵，“没看介绍吗，他的公司可是咱们市里的第一纳税大户，这可是实力！就凭这一点，提名这个贺初一，我就没意见。”

大家信服了，又开始继续讨论：“这个贺初一，为人还是比较低调的，咱们市里很多公益活动，他都是只出钱不露面的，就是抗震救灾捐赠晚会，他们公司捐的最多，他也只是派了个代表上台……”

呵，你们没怎么见过他，这段时间，我可老是见他了。只是见他的时候，仅知道他是个公司老总，并不知道，他已经跻身于十大杰出青年的候选行列了。

心里这么想着，我顺便瞅了一眼他的照片。别的候选人一个个穿西装打领带，像要换发身份证拍照一样，只有他是简洁的白衬衣，连笑容也是那么散漫。

也许，这就是自信的表现？

他的自信是他的，和我没关系。不是不知道他对我的好感，只是，我不喜欢男人的声名财富给我带来压力，由此，我也不可能喜欢这个贺初一。

把报纸折起来放进了桌上文件柜里。我不想和吃多了鲍鱼捞饭，想吃窝头调剂改善一下的贺总再有什么来往。我们的生活，本来就不搭边儿。就像现在，我吃过了午饭稍微眯一会儿就得接着工作，不到下班时间早退是会被罚款的。这些，和那个纳税大户说得着吗？

那个和我同甘共患难的安昔扬，也会在一夜之间变了面孔，我还能相信别的人吗？



第二章 「私密鉴定」

对于安昔扬是一夜之间忽然变了面孔的说法，季欣羽第一个站出来反对。她咬着字告诉我：忽然发生的事情，其实从来就未曾“忽然”过。

季欣羽要我好好想想，安昔扬在一夜暴富般阔绰起来之前，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举动。但我的心太乱太乱了，我的思绪整理不起来，直到现在为止，我也还是没有理清思路。

我只是感觉，安昔扬对于我们的未来，越来越没有信心。他对于我这个人，也越来越没有信心。对此我惶恐不安，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之间到了那样的地步，我看着他的脸色，小心翼翼地改变，可任凭我把自己逼成了邯郸学步里那个爬着走的可怜虫，他还是毫不留情地离开了。

他走后我唯一的觉悟就是：为别人改变自己最划不来，到头来你会发现自己很委屈，而且，人家对你的牺牲不一定欣赏。

安昔扬走得那么决绝和大义凛然，他用他的行动，给了我一记大大的耳光。我要是再腆着脸追上去，就是自取其辱了。低到尘埃里也能开出花来的情况，只在小说中出现，而生活，如此实在。

是我错了吗？我想不明白！

如果一个人连怎么失去的都想不明白，那是不是就意味着，她将重蹈覆辙，一次次地失去？既然如此，对于那些没有把握得到的东西，还是不要伸手接纳的好。比如，那个贺初一。

可贺初一越来越频繁地想要介入我的生活，他甚至把他妈妈搬了出来。

周五下午临下班时，我接到了贺妈妈打来的电话，她邀我到家里吃野菜去，说春天吃那些很好的。

羽就追着我，抱怨我总是关机，不然可以赶去看看的。

“再像也不是。”我不耐烦地回她。手持N国护照的安昔扬正游历世界呢，怎么可能出现在滨河公园呢，她可真是八卦。

季欣羽急了：“真的很像！我对他不比你陌生吧？”

随便她吧：“即使真是，我也没必要赶去相认的。”

画了句号的感情，就不要奢望某一天句号变成逗号，或者省略号。句号就是句号，重新去描只会越描越糟。有些人、有些事是可以被时间过滤掉的。

下班后去大卖场选了个小闹钟，顺便买了些副食品。收银员例行地问我有没有会员卡，我说没有。待我付过款提起马甲袋要走时，袋子被人抢过去放在了购物车里。

“我一听声音就知道是你。”贺初一轻声说。他推着的购物车满满当当的，放了很多东西。

我不想在人多的地方和他吵，由着他吧。

出来后贺初一殷勤地要开车送我回家去，我谢绝了。

“哦，既然说要搭公车回去，看来你还有些时间。这样吧符莱，要是你没有太多事，不如帮我一个忙，陪我把这些东西送到西郊。”那么窄的通道，贺初一挡在我面前，摆明了不想放我走。

“对不起，我很忙。”我抓过袋子要绕开他。

“忙什么？”他不依不饶地堵着我的路。

“忙着向有钱男人求爱，忙着等有钱男人求欢。”看着贺初一渐渐变难看的脸，我不由冷笑：“再有就是忙着等有钱男人求爱，忙着向有钱男人求欢。”

贺初一铁青着脸伸手过来要捂我的嘴，我抡着袋子把他的手打开。袋子里有东西掉了出来，我没捡就推开他直接走掉了。

差两步没有赶上车，只好站那儿等。贺初一的车很快追了过来，他把车停在了我面前。

我看都不看他一眼，侧身去瞅站牌。



第三章 「佛鬼两难辨」

原来敬老院的徐院长是贺初一的远房亲戚，他在一次奉母亲之命来看望她时知道了敬老院的一些情况，从那时起，他就成了这里的爱心人士。

只是贺初一从来没让新闻媒体知晓这件事，他是以服务于敬老院的志愿者身份，经常到这里来的。

告诉我这些事的时候，贺初一说：“我没必要让别人知道我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只要知道，我做的事不让自己讨厌就行了。”

“你讨厌过自己吗？”我问这个不雇用司机，无论多忙碌都是自己开车往来的男人。

他开着车直视前方：“讨厌过。而且很讨厌。就是关于你……”

贺初一没有说完。我也没有替他说。再说下去，将又是一个不愉快的结尾。

敬老院到了。我帮贺初一拿东西下去，那些老人们慢慢聚拢过来。贺初一亲切地和他们打着招呼，他们对他的亲昵和依赖，让我有些迷惘。

一个豁了门牙的阿姨，头发全白了，稀疏地盘在脑后，她蹒跚着走近了问我们：“初一，这是你媳妇吧？”脸上的老年斑笑成了花。

这样突兀的问题我想都没想过，在我愣神的当口，贺初一拉过我的手，笑眯眯地问：“是啊，汪姨，看看我媳妇，和我有夫妻相吧？”

谁是你媳妇啊？我瞪着贺初一刚想开口，他暗中拉了我一下，示意我别说。

那个汪姨就嘿嘿地笑了：“有，有。”

“这下好了。以前你总为我们操心，以后就有人操心你了。”敬老院的徐院长笑着，递了张条子给贺初一：“这是给你的收据。你再也不图名，我们也得给你做个统计不是。”